

# 畚族的宗教仪式与村落生活

## ——以“做福”与“传师学师”仪式的考察为例

周慧慧

**摘要:**宗教仪式与村落生活密切相连,它是世俗社会与神圣社会取得联系的途径。宗教仪式分为两类:强化仪式与转换仪式。文章中选择了畚族的强化仪式——“做福”及转换仪式——“传师学师”为切入点,重点探讨这两种宗教仪式与畚民村落生活的关联。

**关键词:**做福;传师学师;宗教仪式;村落生活

### 一、两种宗教仪式

学者们对宗教仪式有不同的分类,按照宗教人类学界流行的观点,宗教仪式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意在保持原有状态的强化仪式;二是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转换仪式。<sup>[1]</sup>

#### 1. 强化仪式

强化仪式是标志群体生命而非个体生命危急时刻的仪式<sup>[2]</sup>,也就是说,强化仪式是群体性行为。它是保证业已存在或业已确立的秩序、价值、关联等不会在时间的流逝,或在生老病死的承继中变得衰弱,而是有所强化、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继续沿着有利于个人或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进。<sup>[3]</sup>通过强化仪式,世俗社会的成员可以缓解暂时的危机或忧虑。强化仪式的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1)强化自然秩序、社会生活秩序和价值,强化群体与神圣密切联系(或促进天人合一)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氏族神(部落神)崇拜、英雄崇拜、天神崇拜、至上神崇拜以及年节祭祀仪式等。

(2)强化生活、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安全性及满意度、刺激生产力的狩猎神崇拜、动物神崇拜、植物神崇拜、春祈秋报仪式、地母崇拜、保护神崇拜,对自然神灵(山、水、风、雨、雷、电等)的崇拜生殖(生育神)崇拜以及占卜和预言等。

(3)强化群体和个人信仰的祝福、祈祷和沉思,每周一次到教堂或寺庙的集体礼拜、在特定的时期举行坚振礼、朝圣、进香、冥思(禅定)等等。<sup>[4]</sup>

#### 2. 转换仪式

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人,都是在时间进程中不断适应社会的变迁,人们的角色、身份或职位在适应性发展中也随着变化。此外,世俗社会的成员在适应社会生活变迁时也会面临疾病、死亡等各方面的危机。这种处理角色、身份、职位转变及应对生活危机的方式之一,就是转换仪式。具体而言,转换仪式分为:

(1)通过仪式又称过渡仪式。借助这种仪式(包括出生、成年礼、婚姻、丧葬等仪式),一个人从一种社会角色转变到另一种社会角色,或又多承担一种社会角色。

(2)皈依的仪式包括忏悔、赎罪等仪式,意在引发个人的根本变化或出神、并由此皈依。

(3)康复的仪式包含净化、治疗、禳除等仪式。此类仪式一般地是要使生病的器官或病人恢复、或使遭受污染和危机的个人或群体恢复正常状态或进入神圣的状态。<sup>[5]</sup>

### 二、作为强化仪式的“做福”习俗

#### 1. 畚村的“做福”习俗

做福,是与农事活动相关的祈福仪式。王道曾

\* 作者简介:周慧慧,福建师范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2-12-02。

对浙江惠明寺畚族村的做福活动做了详细的调查,该村一年之中举行上元福、端午福、保禾苗福等做福仪式。她指出,“(做福)仪式的宗旨是祈求汤夫人等地方神灵庇佑全村五谷丰登、人畜平安,仪式的重点放在规避禾苗、豆苗、薯秧等生长中遭受各种灾害袭击。”<sup>[6]</sup>有学者将“做福”归为畚族村落的生产性节日,<sup>[7]</sup>但在本文中笔者将其纳入宗教仪式的体系中来。它属于强化仪式的第二类,即以“强化生活、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安全性与满意度、刺激生产力”为目的的强化仪式。下表展示的是闽东畚村主要的做福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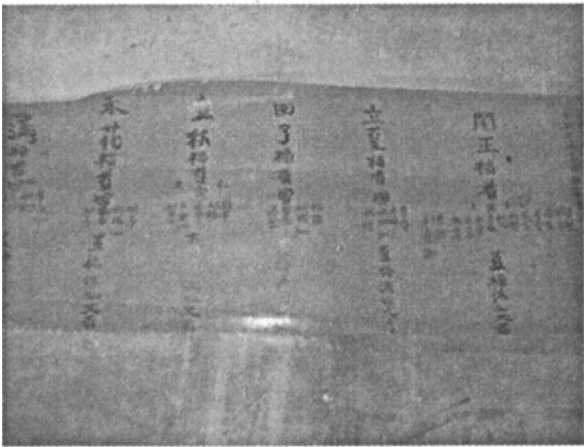
做福名称	时间	主要内容
开正福	正月初一到初四	祈求新年好兆头和农耕生产顺利进行
土地福	二月初二	祈求土地公保佑农作物茁壮成长
立夏福	立夏之日	祈求神明保护农作物免遭灾害
立秋福	立秋之日	祈求庄稼顺利成长
白露福	白露之日	祈求风调雨顺,保佑农作物顺利成熟
完满福	腊月三十日	答谢神明的保佑、庆贺一年的丰收

闽东畚村的做福习俗与浙江惠明寺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由于农事的开展与节气密切相关,所以各地畚民进行祈福仪式的实践常与节气相对应。笔者在福安畚村调查时发现,有的村落还举行“禾花福”,时间在立秋福与完满福之间,想必其目的应该与白露福一样,祈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以此保证庄稼的顺利成熟。

“做福”仪式伴随有祭拜仪式,常见的祭品有肉、鱼、果,还摆有红烛等,畚民祭拜神灵,祈求风调雨顺、谷物丰登或感恩神灵的庇护。做福之时还有“福首”,即做福的主持者,畚村家家户户每年轮值做福。

2.“做福”仪式与村落生活

首先,作为一种强化仪式,“做福”可以被视为维持村落生活正常运行,或应对生产过程中可能性危机的仪式。畚民通过一年四季周期性的“做福”仪式来强化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使村落的群体在仪式中减少危机感。畚族早期社会生产力较低,农业生产效率不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由此,畚民会借助超自然力量来保障村落生产的顺利开展。对于畚民而言,举行仪式的时间都是他们生产生活中特别重要的时刻,或是播种,或是育苗,或是收获之时,而这种庆典仪式表达出畚民对于他们赖以生产的自然环境的生产和繁育力量的



(福安日宅村“做福”周期)

一种尊敬态度。<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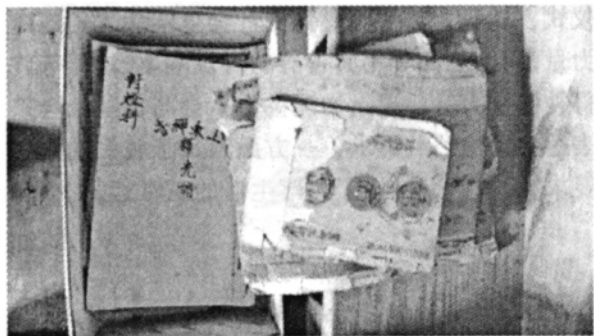
其次,强化仪式还通过建立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合作关系,放大人类任务的成功的可能性。<sup>[9]</sup>畚民的“做福”仪式通过强化村落生产性行为的顺利开展,增强了村落内部的团结,加强了畚民农业生产的自信心。作为强化仪式的“做福”仪式在增强个人在完成任务时有效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合作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冲突。

总之,“做福”仪式作为周期性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强化仪式在畚民的村落生活中具有现实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周期性的庆典仪式强化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缓解了暂时的情感危机;一方面群体在这样的仪式中加强了内部团结。

三、作为过渡仪式的“传师学师”仪式

1.畚族的“传师学师”仪式

“传师学师”是畚族特殊的宗教仪式,是畚民获得“巫师”身份的过渡仪式。传师学师,也叫“奏名传法”或“做聚头”等,“学师”者通过“度戒”仪式,取得“法名”,同时也就获得了初级法师的身份。以浙江的“传师学师”仪式为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祝拜天地、祖师和本师公;(2)设法坛,由法师把神水、头冠、衣衫、龙刀、龙角、筋板、锣鼓等一一传给学师弟子,其中又有“洗坛”、“置坛”“坐坛”、“传度”、“拆坛”和“坐筵”等仪式。同时,在堂壁的师爷香炉上,要悬挂三清、片项公、射猎先师、门神、金鸡、玉兔以及描写畚族始祖盘瓠王诞生、娶亲、生子、学法、打猎、殉身等情节的长联等祖图;(3)学师弟子在法师的率领下,表演“坐龙坛”、“过九重山”、“过五岳山”和“行乞归家”等情景。<sup>[10]</sup>



(巫师的科仪唱本)

通过这一系列的相关仪式,学徒者便获得了“法名”,具备了巫师的身份。事实上,“他们具有巫术的力量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特殊品性,而是社会对他们这一类人的态度所造成的结果。”<sup>[1]</sup>过渡仪式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告知给群体内部成员某种新的角色或身份的已经获得。当群体接收到这样的讯息,他们会对赋予新身份的成员产生新的认识,并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仪式的本质功能所在。

## 2. 巫师与畲族的村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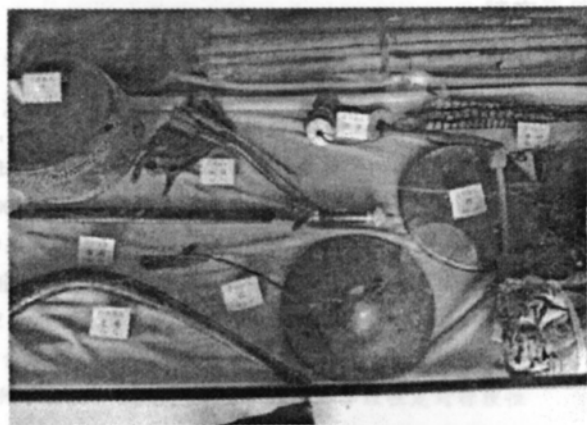
传师学师是具有巫术——宗教性、象征性及过渡性的仪式行为,不仅有祭祖的仪式,也有巫术表演的成分。个别畲民通过“传师学师”仪式获得了新的身份——巫师,同时这也使得其在畲族内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通过过渡仪式,社会群体对这种新角色的得以承认,不仅使当事者顺利地进入自己所要担当的新角色,而且对群体而言,社会结构也由于成员身份的转变重新进入稳定状态。畲民对巫师身份的承认和认同,是因为巫师具有神圣性的巫术,而这种神圣性的力量在畲民的村落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社区成员面对无知的或神秘的无法做出决定,社区内部的群体实践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人们陷于犹豫不决的生活状态时,巫术就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途径。因而,巫师不仅是畲村日常危机、忧虑的缓解者,同时也是村落生活正常运行的保障者。

首先,巫师在畲族丧葬仪式、祭祀仪式等场合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巫师是联系世俗社会与神圣社会的桥梁。巫师利用科仪唱本、法器、巫舞等媒介取得与神圣世界的联系,将畲民的危机、诉求告知神灵,祈求神灵庇佑。畲族的大型祭祖仪式中,巫师承担着联系本族祖先的角色,并通过巫术—宗教、神圣性和象征性的仪式表达民众

对祖先的崇拜和思念。通过这种情感的传达,畲民的心理得到慰藉、情感得到宣泄,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也借由这种仪式而加强,从而村落生活才会得到长久的稳定。

其次,畲族的“巫师”还兼具医师的角色。由于巫师在畲民的村落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同时



(巫师的法器)

其神圣性力量使畲民对其产生敬畏感,病人在危机时期对巫师的巫术会产生依赖性情感。巫师在病人危机时期通过神圣力量减少其焦虑,削弱情感的、生理的紊乱症状。需要提到的是,在某些巫术仪式中,巫师还运用某些实际的辅助手段,如有帮助的药品、生理治疗等。因为这些手段的应用往往使遗失效果比较明显。

此外,在畲民的乡土社会中,当群体内部的日常实践无法解决现实危机的时候,他们会拜请巫师来给予指示。

## 四、余论

学者们对畲族宗教仪式的研究往往注重其仪式过程的探讨,本文在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强化仪式与过渡仪式两大宗教仪式与畲民村落生活的密切关联。笔者做的是功能分析的努力,因为宗教仪式在畲族及其他民族的乡土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其进行功能分析具有现实的意义。

“做福”仪式与“传师学师”仪式是畲族强化仪式和过渡仪式的典型。强化仪式,顾名思义,是强化已存在的秩序;过渡仪式,是一种新身份获取的转化仪式。强化仪式和过渡仪式在村落生活都具有缓解群体危机的功能,这也是宗教仪式在乡土社会中长期存续的根本所在。不同的是,转换仪式标志着群体内某个或某些成员新身份的确立,这就说明村落生活内部社会结构的重组。而强化仪



式,则更多关注对可能性危机的处理。“做福”仪式是畲民为祈求生产顺利开展的强化仪式,这是村落共同处理预期危机的群体仪式,畲民在这样的仪式中增强生产的信心,确保生产过程的顺利开展。“传师学师”是畲民个体取得巫师身份的重要

仪式,巫师的产生为畲民的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力量。因为巫师利用其特有的科仪唱本、法器 etc 获得神圣性力量,通过沟通世俗社会与神圣社会来表达畲民的公共诉求,一方面满足了畲民的情感要求,一方面则维持了村落生活的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3][4][5][9](英)鲍伊著,金泽等译,《宗教人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第225页、第226页、第229页、第229页。  
[2][8](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06页、第407页。  
[6]王道:《走向市场:一个畲族村落的农作物种植与经济变迁》,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64页。  
[7]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54页。  
[10]孙秋云:《浙江畲族传统的“学师”活动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8页。  
[11]毛斯:《巫术概论》,转引自上揭(英)鲍伊著,金泽等译,《宗教人类学导论》,第236页。

[责任编辑 林 石]

编者附言:

本刊从2007年第一期起开设“东南民族”专栏,其中2010年第二期至2011年第二期一度改称“畲族研究”专栏,2011年第三期起复称“东南族群”专栏,至2012年底一共出了18期。本期“东南族群研究”(19)的组稿、编辑工作得到各位同仁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并望今后继续支持。本专栏除刊登畲族研究文章外,也发表有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其他族群(如高山族、客家、蛋民等等)的论文,欢迎有志于此者积极来稿,或提出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个专栏办得更好。